

伊拉克自由行動中資訊作戰 與快速掌控之實踐

海軍校 淡志隆

提要

- 一、聯軍運用「快速掌控」戰法產生之「震撼與威懾」效果，於「伊拉克自由行動」中成功擊潰伊軍士氣並因此掌握戰場主導權。
- 二、資訊作戰之目標在將資訊優勢轉換為戰力優勢，具體作為即以各種手段破壞敵軍並確保我軍之決策循環流程。
- 三、聯軍於「伊拉克自由行動」中所運用之快速掌控手段可分為「戰場經營」、「快速反應」、「掌握主動」三部分。
- 四、「快速掌控」並非所向無敵，仍有其執行之限制。
- 五、「伊拉克自由行動」體現了美軍現今「以資訊為核心，以武力收戰果」之作戰觀念。

關鍵字：震撼威懾、快速掌控、決策循環、OODA、網路中心戰、資訊優勢

壹、前言

「伊拉克戰爭」^{註一}於爆發前，舉世幾已認定伊拉克必為戰敗的一方，會有如此一面倒的推論，除了因為伊拉克大部分有形戰力已於1991年「波灣戰爭」之「沙漠風暴」行動中遭到多國部隊無情摧毀外，在聯合國禁運制裁影響下，武器極度仰賴進口的伊拉克12年來幾乎沒有購入或更新任何裝備，僅能依賴剩餘及走私、拆解之零附件勉強維持部分戰機及裝甲車輛之妥善；反觀美、英兩國每年在軍備上之投資及持續現代化，

其有形戰力與沙漠風暴時期相較更有躍進式提升，美、英聯軍職業化部隊的素質與訓練水準更是伊軍所望塵莫及，故就武器與人員質量上比較，由21世紀高科技武器及職業軍人組成的「專業部隊」與一群由70、80年代落伍裝備及徵召人員組成的「武裝團體」相比，伊拉克明顯居於下風，軟、硬體之質量落差使得戰爭結果勝負立判。

聯軍於此役中充分運用「快速掌控」作戰觀念產生之「震撼與威懾」效果，成功擊潰了伊軍士氣並因此完全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海珊雖企圖以不對稱作戰方式削弱聯軍，進而於縫隙中求取最

註一「伊拉克戰爭」(Iraqi War)亦被視為「二次波灣戰爭」，美軍賦予這次戰爭之軍事行動代號則為「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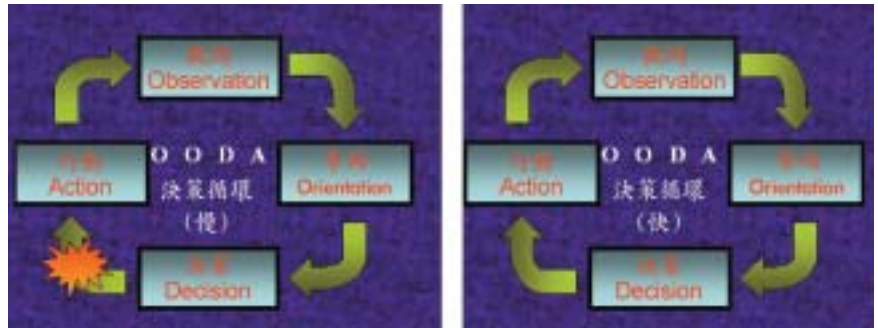
大戰果，然其錯誤之戰略布局在聯軍持續之震懾攻勢下，亦以兵敗如山倒之悲慘結果收場。美英聯軍能夠以較低的傷亡代價於3週內完成主要作戰任務，主要是受高科技及資訊優勢產生之全新作戰觀念所賜，並藉此優勢掌握戰場的全般主控權，

事實上由這場戰爭中，我們已可看到資訊作戰的無所不在，即使是實體摧毀也無時無刻沒有資訊戰的影子，這種型態已不再是「未來的趨勢」，由這次的戰爭已明顯看出資訊優勢在戰場上所能獲得的戰果與其在現代戰爭中之主導地位。

貳、資訊作戰之決策循環

資訊作戰涵蓋了「指管、情資、電子、心理、駭客、經資、網界」等七個領域^{註二}的作戰，其目的，就是藉掌握資訊優勢以攻擊敵方之整體資訊網路，尤其是決策系統。換言之，即是將資訊優勢轉換為戰力優勢，以各種手段破壞敵軍之「觀測、導向、決心、行動」(OODA)之決策循環流程，並確保我軍

圖一 對同一特定事件之反應而言，若OODA流程較敵為快(如右圖)，則可先敵採取「行動」，並破壞其之決策循環(如左圖)，達到掌控戰局之目的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之決策流程，以奪取戰場主控權。

對任一特定事件而言，若我軍之決策流程較敵軍為快速、準確，則自然可在敵軍之前採取行動，並打亂敵軍未竟之決策流程，進而掌握制勝先機(如圖一)。舉例言之，對同一事件之反應，若我能於20分鐘內將決策付諸於行動，而敵需要30分鐘，則我可在第21分鐘起即對敵進行打擊，敵前20分鐘之作爲因戰況已變而將失效，故「誰先完成OODA決策流程，誰就能開第一槍，而在現代戰爭中此通常為唯一的一槍」。^{註三}使己方決策流程能快、準、穩、狠的關鍵，即在於資訊作戰各項因素的有效掌控與靈活運用，我們可以藉「伊拉克自由行動」探討聯軍於「觀測→導向→決策→行動」之決策流程作爲：

^{註二} Martin C. Libicki, 「資訊作戰面面觀」, 資訊作戰譯文彙集(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民國86年), 頁8。

^{註三} Bruce Berkowitz, The New Face of War (Free Press, March 2003), 原文: "Whoever gets to the end of his OODA loop first gets to take the first shot. In modern warfare, that's often the only shot."

一、觀測(Observation)

「觀測」即全方位情報資訊之獲取與蒐集手段，美軍綿密之情蒐網路係由眼球目視至陸、海、空、太空各型裝備載具遙測結為一體之「全球防禦資訊網」(Global Defense Information Network)平行結合而成。在此次戰爭中，美軍大量運用涵蓋紅外線、可見光、微波、雷達、通信等各個頻譜之衛星、無人載具、機動與定置之偵、截收裝備對伊軍進行全面監測。美軍戰車於4月7日進入巴格達市後其指揮官表示，於行動前即已透過電腦三度空間圖像掌握了巴格達市各街道與建築物之分布情形並預作演練，於進入巴格達市區後仍有空中監測裝置如衛星、在空機等提供及時之情資，故挺進時就如有隨身嚮導般，隨時可了解自己所在位置附近之地形地物，並於預判可能遭伏擊之地點前即加強警戒防護措施。上述訊息透露出美軍對了解戰場並掌握戰場所下之功夫，此為美軍對認識地理狀況所做觀測努力之一例。事實上除巴格達市外，美國自一次波灣戰爭後即對伊拉克進行了長達12年之觀測，範圍涵蓋政、軍、心、經各層面，美國要發動國家戰爭，除了軍事層面如前述之戰場環境實景掌握外，更對其戰爭對象進行全方位了解，藉由各種觀測手段蒐集情資並建立完整資料庫，從事戰場經營的作法，大大提升了美軍掌握作戰節奏之能力。

二、導向(Orientation)

「導向」可解釋為「知識(情資)管理」，並藉知識(情資)的妥善運用，訂定

最佳行動之發展方向。比較前後兩次波灣戰爭，美軍此次表現出之高度網路化，使得戰場狀況可由單兵傳至指揮所，訊息交流亦藉衛星中繼臺無阻礙地及時傳至各終端，在「共同圖像」(Common Operational Picture)下，指揮官可以迅速將作戰命令傳達至下級，各下屬單位亦能在受領任務之同時即予執行，相對於伊軍無網路優勢又怕遭截聽而採取無線電靜止政策，聯軍顯然在戰場管理上亦占了絕對的優勢。伊軍在欠缺情資、空優、指管、機動等致命因素下，不得不採取非正規戰法，例如自殺攻擊、掘地自守、城鎮巷戰等手段與聯軍抗衡，這些戰術以現代戰爭的觀點來看是不實際的，尤其對注重全方位絕對優勢的聯軍言，很輕易地即可以其摧毀性的密集火力將伊軍之企圖粉碎。對戰場資訊能充分掌握並予系統管理、及時傳送，以協助決策導向及決心迅速下達，為聯軍得以掌握戰場優勢之重要原因。

三、決策(Decision)

聯軍在洞悉伊軍欲以戰力保存及城鎮作戰為對抗手段後，除對重要城市採取外線包圍以避開巷戰外，復以精準轟炸打擊伊軍之頭部(領導中心)與頸部(指管機制)，並藉媒體廣播、傳單發放之心戰攻勢瓦解其士氣，再發揮空地一體、快速機動戰法使伊軍不知所措，伊軍在弱點暴露無遺的狀況下，實無從抵擋聯軍之凌厲攻勢。此外，聯軍對情資之充分掌握，亦使其在決策上掌有迅速及靈活之優勢。以「斬首行動」(Decapitation)為例，聯軍以速戰速決、降低傷亡

為作戰指導，故伊拉克之領導階層於戰爭伊始就成為聯軍首要攻擊之戰略重心 (Center of Gravity)，當美軍於3月20日拂曉時刻獲得「機會目標」(Target of Opportunity)後，立即發動密集空中轟炸；另美軍一架B-1B戰機於4月8日臨時改變預定任務，於12分鐘內向海珊可能出現地點投下四枚2,000磅之聯合直攻炸彈(JDAM)，決策過程反應出之迅速與彈性，使得部隊在戰場上的戰術運用更為靈活，伊軍在這種危機四伏的壓力下，戰力迅速崩潰實為必然之結果。

四、行動(Action)

美軍之攻擊行動係要達到「快速掌控」目的，而「快速掌控」行動追求的則是「震撼與威懾」的效果，以瓦解伊軍士氣，其中「『快速』係指在敵有所反應前之即刻行動能力，『掌控』則指在實質與心理兩方面，影響與掌控敵意志之能力」，^{註四}此二者能否發揮功效均與有無掌握資訊優勢有關，同時當「快速」與「掌控」結合後，其目的與切斷敵軍OODA決策流程具有相同之意義，故美軍所採行之「震撼與威懾」行動，無論是心理戰或摧毀戰，就目標言，即為打擊伊軍OODA決策流程，使能「快速掌控」全般戰局的具體表現，例如：開戰第二日(3月21日)美軍第三裝甲步兵師由科威特一路向巴格達狂奔，直取核心的態勢創下一日推進170公里的紀錄；另採用之「空地一體」作戰方式又與一次

波灣戰爭時先進行大規模轟炸後再出動地面部隊的穩紮穩打戰法不同，不僅發揮了創意的奇襲效果，更使美軍能於一開始就全盤掌握主動，使伊軍受美軍之意志控制；美軍全然掌控空優固為致勝關鍵，但行動上反應的快速與遲鈍，仍決定了這次戰爭的勝負發展。

參、「快速掌控」於伊拉克自由行動中之運用

聯軍快速掌控的戰法大量依賴資訊科技的優勢，能夠快速完成決策流程並有效付諸行動，打擊、切斷敵方之決策流程，即能掌握戰場、控制敵之意志，故資訊戰係一種零合的全面戰爭，一方掌握優勢，另一方必全然喪失此方面之能力，而無「局部」優勢存在之條件。

自前蘇聯瓦解後，美國在軍事上已無任何具有足夠力量可向之挑戰的對手，由美國過去曾參與之各個戰爭來看，在「決定性或壓倒性武力」(Decisive or Overwhelming Force)之建軍理念^{註五}下，「速度」與「火力」成為美軍的作戰文化；長期以來美軍的戰場都在海外，九一一恐怖事件係美國自獨立戰爭以後，第一次於本土遭到外來之攻擊，事實上九一一事件不啻亦為恐怖份子對美國進行之一次「震撼與威懾」行動，惟其後繼能力不足，無法達到持續的效果。而美軍於海外的作戰行動，其

^{註四} Harlan K. Ullman and James P. Wade, 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 (NDU Press Book, 1996), p.9.

^{註五} 同註四，頁14。

性質皆為「入侵式」的，亦即皆為攻勢作戰。故攻勢作戰的二大要件：速度與火力一直為美軍作戰時追求之目標，其建軍亦長期以「遠程機動」與「優勢火力」為重點，如：美軍於二次大戰及韓戰、越戰時所實施之地毯式轟炸與火海戰術，同托弗勒所描述之「第二波戰爭」一般，以消滅敵軍有生戰力的程度為勝利的評定標準。資訊時代的第三波戰爭同樣以消滅敵軍為目標，但其方法及對象則由有生戰力的全面大量殺傷轉為敵軍頭頸之重點擊滅，或針對戰略重心進行攻擊，例如：沙漠風暴行動時成為多國部隊首要攻擊對象的共和衛隊，及伊拉克自由行動美軍所要「斬首」之領導中心，「快速掌控」同樣是以「速度」及「火力」取勝並達到「震撼與威懾」之效果，但在資訊科技的協助下，其型態與工具已迥異往昔。

快速掌控係透過震撼與威懾之運用，以影響敵之意志、認知與了解，敵人在人力及物資上的損失可能極為輕微，但透過快速掌控及震撼威懾手段所要傳達的堅定信息，使敵人認為繼續抵抗將會徒勞無功，甚至可能會因此喪命，最後不得不屈從或順應我方之戰略構想。研析聯軍於此次戰爭中所運用之快速掌控手段可分為「戰場經營」、「快速反應」與「掌握主動」三部分：

一、戰場經營

美軍準則中經常提及克勞塞維茨「戰爭之霧」(Fog of War)及孫子「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觀念，並藉此強調掌握敵情於克敵致勝之重要性。聯軍自一次波灣戰爭後，藉保護庫德族及什葉派教徒之名義於北緯33度以南及36度以北之伊拉克領土範圍內各劃一禁航區^{註六}(如圖二)，於此區域內出現之任何伊拉克軍機均會遭到美英兩國戰機之攻擊，故美、英兩國事實上已掌握了伊拉克南北廣大領土制空權長達12年，復以衛星、無人飛機對伊拉克全境進行偵照，並於鄰國設置監聽、截收站蒐集電子、信號情報與人工諜息，長期之戰場經營已對伊拉克境內所有地形、地物與軍、

圖二 伊拉克南、北空中禁航區(圖中橙色部分)，1991-2003AD



資料來源：原圖取材自CNN網站，作者改繪。

^{註六} 於伊拉克進行之空中禁航行動原由英、法兩國主導並僅在北緯32度以南開闢南禁航區(Operation Southern Watch)以保護什葉派教徒，但在美國加入並以保護庫德族人安全為由另闢一北部禁航區(Operation Northern Watch)，及將南禁航區擴大至北緯33度以南(巴格達近郊)後，法國即退出，形成僅有美、英兩國進行，長達12年之空中禁航行動。

政設施位置掌有完整情資並建成數位化之資料庫，故於攻勢發起後可立即以巡弋飛彈及衛星、雷射導引之精靈炸彈對預設目標進行無情之精準轟擊；採取攻勢之聯軍係由海外機動部署至戰場，兵力狀況伊軍難以掌握，伊拉克則除欠缺足夠及可靠之情蒐管道外，自身又無異暴露於陽光下任聯軍檢視，其守勢就此角度觀察無異是坐以待斃。

二、快速反應

快速反應即計畫作為、兵力部署、作戰行動等執行速度均需超越對手，由計畫至行動各階段均能快速反應之關鍵因素，在於作戰有關各類資訊能否及時傳遞與共享，並能在攻擊發起後，依戰況變化而調整作為以滿足實際需求。美軍情報與戰略偵察(ISR)及C⁴I系統自上次波灣戰爭後有極大進展，尤其在網路化方面更做到了無遠弗屆的涵蓋，並於阿富汗戰場上成功驗證了美軍各層級均可不分晝夜獲得所需資訊。資訊獲得與分享運用系統可分為感應器、傳遞網路與使用終端三部分。聯軍除借助其高效能之感應器(衛星、無人駕駛飛機、電子截收、雷達)掌握伊軍動態外，並藉電子干擾、電子欺敵、反輻射飛彈(HARM)等手段壓制伊軍之電子作為；聯軍各感應器藉綿密之有線、無線網路聯成一體並由衛星中繼鏈結，除減少死角外，寬頻數據通信的能量與抗干擾能力、信文加解密程序等，均非伊軍科技水準所可比擬或破解，故聯軍得以迅速完成決策流程並將指管命令及時由指揮階層傳至

行動單位，達到快速反應之目的。

三、掌握主動

聯軍藉其完整情資、優勢資訊能力及綿密之網路系統將高科技武器結合運用於戰場，作戰觀念及武器裝備的代差，使聯軍完全掌控戰場並主宰戰術主動權，伊軍則時時處在被動挨打的地位。觀察聯軍於此役中所運用之手段如后：

(一)壓倒性武力

美英聯軍總數約30萬，第一線的作戰部隊甚至不足10萬人，雖較伊軍之40萬正規軍為少，然配備之武器裝備如M-1A1、M-1A2主戰車、布萊德雷戰甲車、攻擊直升機、F-14、15、16、18戰機、B-1、B-2、B-52轟炸機、精準導引炸彈、單兵夜視鏡與網路指揮系統等，皆為伊軍所不及。依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於戰後所做的統計，此次美軍之傷亡比約為1：480，^{註七}伊軍則約為1：60，若以伊軍之戰力標準做量化評估，則美英聯軍之實力將超過200萬以上之伊軍，由此可見高科技武器與資訊優勢，使得聯軍擁有相對於伊軍之壓倒性武力，促成聯軍攻勢能所向披靡。

(二)大規模轟炸

依美軍於4月11日之統計，在3個星期之攻勢行動中，總計發射了800枚戰斧巡弋飛彈、100枚空射巡弋飛彈、1萬7,000枚GPS導引之直接攻擊炸彈(JDAM)、8,500枚傳統式炸彈及無數準確度極高之155榴彈，其中大部分之轟炸行動均係於夜間進行，伊軍反擊能力原就有限，疲勞轟炸更使其精神緊繃，

註七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Instant Lessons of the Iraq War", (CSIS, 2003), p.12.

在無法獲得充分休息下造成戰力遽降，據遭俘之伊軍透露，美軍連續之轟炸與砲擊使其瀕臨崩潰狀態，這也部分說明何以伊軍於巴格達及提克里特淪陷前即已潰散而未予美軍任何抵抗。藉由大規模轟炸展示之摧毀力量，使伊軍對聯軍之優勢火力產生極大之畏懼感，故為求自保而不敢對聯軍主動出擊。

(三)選擇性目標

聯軍所投射之炸彈中，精準炸彈比例高達65%，遠超出一次波灣戰爭時之7%，此次大量運用精準炸彈亦顯示，聯軍所攻擊者多為特定之目標，如指管系統、電臺、重要政府機構等，對伊拉克進行外科手術式攻擊，然因慎選目標的結果，使伊軍及百姓之死傷人數遠較一次波灣戰爭時低。此範圍之選擇性精準轟炸同樣傳遞了重要的訊息，即「聯軍掌控了戰場目標的選擇權」！此對伊軍士氣亦發揮了極大的震撼效用。

(四)縱深打擊

聯軍武器性能所占之優勢，使得以在遠距離對其領導階層、指揮管制系統、後勤與持續戰力、國家基礎建設、甚至伊軍之意志進行攻擊，伊軍在無法對位於武器射程外之聯軍進行反擊下，能做的僅有少數精確度欠佳之導彈攻擊與穿透力稍遠之電視與無線心戰廣播，但其影響力極低，幾乎未產生任何攻擊效果；聯軍實施之縱深打擊，使得伊軍無法確知攻擊者位於何處，致即使有能力亦無法發揮足夠之反擊火力，在武器射程及精度均不如聯軍的狀態下，要維護自身安全都有問題，更遑論對聯軍主

動出擊，即使是近距離接戰，伊軍所能運用之火力亦極為有限，致有以槍榴彈攻擊M-1戰車之徒勞之舉，影響所及，伊軍僅能在聯軍火力範圍外活動，並隨聯軍之持續推進而後退或潰散。

(五)快速運動

美軍採取空地一體快速推進戰法，越過主要城鎮直接對巴格達突穿，這種快速挺進的戰術完全打破了伊軍藉城鎮巷戰阻滯聯軍的構想，不僅達到奇襲效果，更穿入了伊軍的決策流程使之應變不及，最後不得不出城以游擊戰方式打擊美軍之補給線。美軍此次能發揮閃擊戰之效果固然與擁有優異之機動載具有關，然12年來於禁航區之戰場經營及伊南天然之開闊沙漠地形，亦均有利於美軍發揮速度之優勢。

(六)心理戰

美軍於此次作戰中於伊境共散發了5,000萬張包括招降、安撫、威嚇、勸導、警示、攻擊等不同性質之心戰傳單，此外並藉電視、廣播、電子郵件等方式不斷宣揚戰果或招降、威嚇伊軍，當美軍第三機械化步兵師由科威特快速衝向巴格達及對主要城鎮據點大舉轟炸時，火光衝天景象與試爆「炸彈之母」(MOAB)及將之裝載上機之畫面，透過電臺轉播所產生之震撼效果，對伊軍作戰決心亦可產生相當程度之打擊作用。

肆、快速掌控之限制

美軍大膽發揮「快速掌控」手段之憑藉，為其所擁有之高科技武器及資訊

優勢，美軍能獲得壓倒性勝利，伊拉克戰力太弱實為重要原因，於此不利狀況下，對伊拉克言，非對稱作戰成為其獲取最大戰果，但未必戰勝的唯一機會，故基本上伊拉克採取之緊縮內線、戰力保存、城鎮戰、游擊戰等戰術，就軍事對抗角度言係別無他擇的作法，故伊軍仍能利用美軍快速推進時所產生之弱點，如漫長之補給線伺機予以攻擊。由美軍於納杰夫(Najaf)、卡巴拉(Karbala)二地遭強力抵抗可見，伊軍仍有相當之戰鬥意志，並期望再予美軍一次有如1993年於摩加迪休(Mogadishu)時遭遇之慘痛教訓，^{註八}只要有足以和美軍匹敵之裝備與資源，戰爭仍可延續相當時間。

快速掌控所要震懾之目標為敵軍士氣，先決條件為壓倒性之優勢，若與美軍對抗者係擁有相當質量戰力之國家，美軍為維持其「壓倒性優勢」及深信火力為致勝要件之文化下，勢必要部署、投資較伊拉克戰爭時更為龐大之兵力與資源，或運用核彈等大量毀滅性武器，但此二者在現實面上要執行均有相當困難，極可能擴大雙方之傷亡，並蹈入運用第三波武器進行第二波戰爭的模式。另在擒賊先擒王之斬首行動下，人工諜息將益形重要，海珊之獨裁與殘暴本質為自己樹立了許多敵人，此成為美軍獲得重要諜息之管道，若敵國擁有穩固之

領導中心，美軍要獲得精準轟炸領導中心位置情報之難度亦將增加。若再從美國曾以類似手段攻打他國之歷史來看，多明尼加、海地及巴拿馬等，美國都是以震撼威懾的手段進行入侵，而這些國家當時的共同點，都是美國所稱「崩潰的亂國」(Fail States)，這些國家先、後天不足的條件，使得美軍能快速掌控整體形勢，反過來看，若美軍交戰的對象是冷戰時期的蘇聯或前華沙公約之任一小國，美國是否仍會以這種思考邏輯來從事大規模戰爭？若美軍航空母艦遭敵國擊沉並造成7,000名官兵沉入海底，美國民意是否還會支持戰爭？美國無疑地是當前世界超強，但對擁有核武及中央集權並對領導中心高度獻身效忠的北韓，除非先解除其核武武裝，否則美國是否會以對伊拉克的同樣震懾攻擊方式選對北韓出兵頗值懷疑，對毫無海、空優勢之伊拉克，美國尚且動用了半數之航母戰鬥群，面對更強大的敵人時，美軍將如何運用其全球之兵力部署？此亦顯示美軍「快速掌控」可能之限制，即：(一)對手需與美軍之戰力有相當程度的落差，否則戰爭規模需限制在區域性的有限戰爭；(二)對手需夠理性且未擁有可遠程投射之大量毀滅性武器，否則易遭到不顧後果的反擊；(三)需避免己方大量傷亡，否則國內民意之反彈可能使戰爭以虎頭蛇尾收場。

^{註八} 美軍於1992年底進軍索馬利亞執行「重拾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期終止索國內戰，次年10月3至4日摩加迪休之城鎮巷戰造成美軍18員陣亡、84員受傷，被擊落之美軍黑鷹直升機駕駛屍體更遭索軍遊街示眾，相關畫面傳回美國國內後爆發激烈之反戰輿論，導致美軍此次行動終以撤軍收場，伊拉克期望能藉類似手段迫使美軍撤軍。

美軍要維持目前之全球軍力優勢，在軍備上仍需持續挹注大量資源。華沙公約已瓦解十餘年，美國的心腹大患海珊政權亦已去除，誰會是下一個交戰對象以爲美國擴充軍備的理由殊值觀察。美國國家安全當前最大之威脅爲無地界、行跡捉摸不定的恐怖主義份子，藉有效摧毀達到快速掌控的震撼威懾戰法，對一心向死且無特定行動區域、戰線及時機的恐怖份子言，較難達到如同於伊拉克所獲得的戰果，美國曾以同樣手法於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但只是消除了一個戰線，事實上美國對中東油源強烈的控制意圖，與其強大軍力及全球戰略布局的霸權表徵，正是恐怖份子攻擊美國的最主要原因，但在無法與美國正面對抗下，故採取各種不對稱之作戰手段打擊美國，這一部分亦是「震撼與威懾」難以發揮效果的戰場空間。

伍、結 語

美國將先進的戰具火力與優勢的資訊能力結爲一體，發展出「快速掌控」之作戰觀念，即切斷敵軍各階層、各階段之決策流程並立予重擊，同時不斷對敵軍強力灌輸終將敗戰的意識，使其士氣瓦解而取得戰爭勝利，這種戰法於阿富汗及伊拉克兩場戰爭中均得到驗證，尤其針對伊拉克領導階層與各級部隊進行持續精準攻擊產生之「震撼與威懾」效果，使得美軍能在三週內以極低之傷亡代價獲得勝利。當我們觀察美軍如何以先進武力擊潰伊軍時，更要注意此先

進武力組成的重要因素乃是資訊優勢，先進的資訊科技使得普通炸彈裝上導引組件後就成了「聯合直攻炸彈」(JDAM)，綿密的資訊網絡使得攻擊指令能迅速傳至載臺並將此炸彈投向指定目標，精準攻擊不僅顯現在戰果上，重要的是「直取核心」成爲可能後期對作戰型態產生的影響，在資訊優勢下之美軍已漸有「以資訊爲核心，以武力收戰果」之新作戰觀念，亦即在網路中心戰之架構及優勢精準火力下，以消滅敵領導中心、破壞敵決策指管、打擊敵戰鬥意志爲其作戰目標。美軍「二〇一〇年聯戰願景」及「二〇二〇年聯戰願景」兩份報告亦均強調於資訊優勢下，以「優勢機動、精準接戰、聚焦後勤、全面防護」從事作戰任務的概念。伊拉克戰爭雖僅是一場強國擊敗弱國的「大鯨魚對小蝦米」的典型戰爭，但亦爲資訊權主導戰場優勢的例證。

收件：93年06月18日

修正：93年10月11日

接受：93年11月18日

作者簡介

淡志隆上校，海軍官校69年班、美國海軍研究所海洋物理碩士、海院87年班、美國海軍戰爭學院2002年班；現任職於國防部戰略規劃司一般參謀官。